

小 戏 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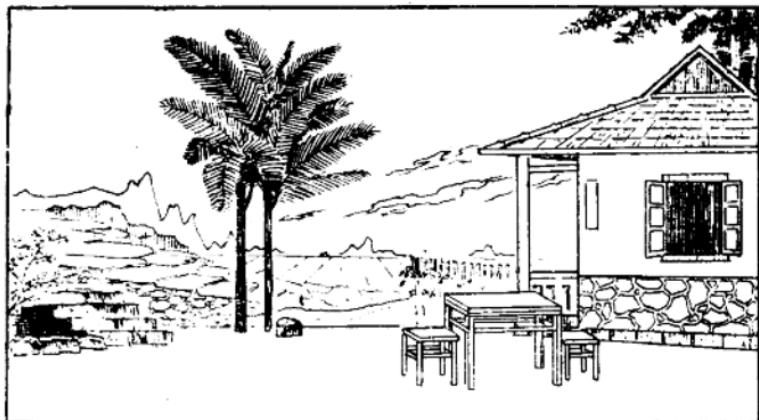
234.7
3

广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主课》描写了共产党员老贫农韦春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和引导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故事。

围绕种猪死亡事件，在韦春松大伯、知识青年小敏、富裕中农喜才、地主分子山蚂蚁之间展开了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春松大伯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引导知识青年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透过现象看本质，识破了阶级敌人的阴谋，揪出了破坏上山下乡的地主分子山蚂蚁，教育和团结了富裕中农黄喜才，从而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对知识青年进行了生动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揭示了“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这一重大主题，热情地歌颂了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主　　课

(话剧)

一九七六年修改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课》创作组

人　物

韦春松 男，公社党委委员，生产队队长。

李 凯 女，知识青年，团支部书记，科研组长。

李 敏 女，知识青年，李凯的妹妹。

伯 娘 韦春松的妻子。

亚 治 男，年青社员，民兵排长。

小蒙 男，知识青年，电工。

黄喜才 男，富裕中农。

〔七十年代第一春，壮族山村。台左一条小溪流过。夕阳透过翠绿的竹林，照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新院子。〕

〔李敏在院内画画。〕

〔歌声由远而近，李凯、小蒙划竹筏上。竹筏上堆满了水草。〕

李凯 小蒙，就靠在这儿吧！

李敏 姐姐，你回来了！

李凯 李敏，猪喂过了吗？

李敏 喂过了，栏都扫干净了！嘿！你们捞了这么多水草！

李凯 老队长不是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吗？

小蒙 你看，这水草多嫩啊！

李敏 又可以给长白猪加菜了！

李凯 幸好在水电站碰上小蒙，要不，我一个人天黑也划不回来。

李敏 那还不快谢谢人家！

李凯 这倒是！电工同志，我代表养猪场，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敏 敬礼！

小蒙 感谢？你们不是说我是义务饲养员吗？

〔远处传来拖拉机声，喧闹的人声。〕

李 凯 修水利的社员回来了！

李 敏 老队长回来了！（喊）老队长！

〔青年们下，一会儿又簇拥着老队长上，热烈地谈论着。内声：“老队长，明天做什么活路？”〕

韦春松 （对内）哎，明天育秧苗！

李 凯 大伯，水利提前完工了？

韦春松 啊，社员们学大寨的劲头可大了，最后一个隧洞提前十天就打通了。

李 凯 这回我们岭上的望天田就变成保水田罗！

小 蒙 老队长，春插让我们知青小组当突击队吧！

韦春松 好啊。李凯，听说你们知青小组写了一张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大字报？

李 凯 嗯，前天还在政治夜校开了一次批判会哪！

韦春松 好，对资本主义妖风就是要坚决的刹。李凯，无风不起浪，我们要查查这股风是从哪儿刮出来的。

李 凯 对！

〔亚滔边喊“老队长”边上。

亚 滔 老队长，木料卸在哪儿啊？

韦春松 就卸到榕树坪上。

亚 滔 好！（下）

李 敏 木料？！

韦春松 是从山上捎来盖新猪栏的！

李 凯 真的，太好了！

李 敏 那一窝小猪崽长得可快啦，猪栏都搁不下了。什么时候动工？

韦春松 地主分子“山蚂蟥”把山坡上的坟迁走了就动工。

李 凯 我们卸木料去！

〔李凯、小蒙二人下，李敏欲下。

韦春松 小敏，来来，跟我谈谈你们科研组的事。

李 敏 好！大伯，我们又做了一个新试验，你猜，我姐姐今天在长白种猪的发酵饲料里加了什么？

韦春松 打虫藤？你们已经试验了。

李 敏 嗯！

韦春松 好啊，李凯这孩子下来插队这两年，在阶级斗争中敢打敢冲，为搞好科学种田，办好政治夜校，起早贪黑，刻苦钻研，可真有一股子红卫兵的闯劲！

李 敏 大伯，我下来时间不长，可我也有决心，有理想，姐姐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

韦春松 要有这个志气！噢，你这个画家又画什么呢？

李 敏 ……

韦春松 哼，还保密哪！

李 敏 给你看！（递画）

韦春松 哟，这画的是谁呀？

李 敏 你看看象谁？怎么，还看不出来？……我画的就是

老队长长春松大伯嘛！

韦春松 啊！没红没绿的，画我这老头子干什么？

李 敏 画你手把手教我们养猪哇！

韦春松 这妹仔！（看画）哟，小敏，这旁边的长白猪怎么画得跟小牛似的？

李 敏 你别看长白猪现在不大，等打了虫保险长膘快。浪漫主义嘛！

韦春松 板路还蛮多的哪！

李 敏 我给爸爸写信，还写了养猪的事呢。我告诉他，自从我当上了光荣的饲养员，已经把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都用到养猪事业上了。现在我喂的是猪，想的是猪，连做梦也梦见猪。我决心要把长白猪养成八百斤以上的优良种猪！

韦春松 小敏，满脑子光想着猪可不行啊！你调到养猪场那天，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李 敏 ……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对吧？

韦春松 对！

李 敏 我懂。

韦春松 懂！还要会联系实际啊！

李 敏 哎。

〔伯娘边喊“小敏”边上。

伯 娘 小敏，你还在这儿画画哪！快去看看长白猪吧！

李 敏 长白猪怎么啦？

伯娘 浑身抽筋，直吐白沫！

李敏 啊？刚才还好好的！

韦春松 小敏，快带上急救药。

伯娘 你回来了，快去看看。

〔李敏取药箱，三人急下。

〔李凯、小蒙、亚滔上。

亚滔 等新猪栏一盖好，别说养六十头猪，就是一百六十头也不成问题！

李凯 猪多、肥多、粮食就多，今年争取亩产双千斤！

亚滔 （发现桌上的画）哟，小敏又画了一张画。李凯，你看！

李凯 哟，这不是老队长吗？

小蒙 春松大伯？画得蛮象的嘛！

亚滔 小敏可真有两下子！老队长对我们青年人就是这样和蔼可亲的！

李凯 小蒙，你们下来的时间不长，对老队长的精神世界还不够了解，过些日子，你们就会体会到，在老队长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李敏上。

李凯 小敏，你怎么啦？

小敏 长白猪它……

众 长白猪怎么啦？

李 敏 它……（哭）

众 它怎么啦？

李 凯 你倒说话呀！

〔伯娘上。〕

伯 娘 你们都回来啦？

李 凯 伯娘，长白猪怎么啦？

伯 娘 唉，死啦！

众 啊，死啦！

李 凯 快去看看。

〔李凯、小蒙、亚滔急下。〕

伯 娘 （自语地）这是怎么回事呢？多好的一头种猪，真可惜！哎，小敏！

李 敏 （难过地）刚才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就死了呢？

伯 娘 小敏，别难过了！试验就是试验嘛，谁能保准一试就灵验哪！

李 敏 这下大伙儿还不知怎么说呢，喜才叔意见可大了，刚才他把猪场都闹翻了。

伯 娘 噢，喜才啊，他的意见你别放在心上，等会儿我去批评他。小敏，别哭，走，今天到伯娘家吃饭去！

李 敏 伯娘，我吃不下。

〔李凯提了半桶拌有打虫藤的饲料上。黄喜才吵吵嚷嚷跟着小蒙、亚滔上。〕

黄喜才 真是瞎胡闹，怎么能让猪吃这种东西呢！

〔李敏跑进屋，伯娘随后而入。

小 蒙 现在还不能肯定就是打虫藤的问题。

黄喜才 我看问题就出在这打虫藤上！

亚 滔 喜才，事情还没弄清楚，你乱嚷嚷什么？

〔伯娘从屋里出。

黄喜才 亂嚷嚷？这好比开药方，开错了就要出问题……药书上写的有“药有十九畏，十八反。”这打虫藤无书为证，能乱加到发酵饲料里去吗？

李 凯 喜才叔，路是人走出来的，书本上没有的，难道我们就不能试验了吗？

伯 娘 喜才，你不知道，这两个月长白猪不见长，可把李凯急坏了，东查西查的，查出是因为肚里有虫，才想了这个办法。

小 蒙 李凯访问了老贫农，打虫藤的分量加得也合适，不信给你家的猪喂喂看，要是死了，我赔！

黄喜才 这可不行，我家的猪都要出栏了。

小 蒙 看看，跟他说他不信，给他家的猪喂吧，他又不敢！

黄喜才 ……你们把队里的猪整死了，还想拿我家的猪去瞎胡闹！

小 蒙 谁整死的？你这是诬蔑！

黄喜才 诬蔑？……

李 凯 喜才叔，你先别急，长白猪是怎么死的，我们一定

会查清楚的。

小蒙 打虫藤李凯先给大黄狗吃过，看见没事，才敢给长白猪吃的。

黄喜才 那猪是猪，狗是狗，怎么能一样呢？亏你们还是高中毕业生哪！

李敏 （从窗内）高中毕业生怎么啦？你别讽刺人！

李凯 小敏！（进屋）

黄喜才 弄死猪还有理啦！……我还指望长白猪给我家老母猪配一窝。这回倒好！

〔韦春松提一小竹筒，拿一瓜叶包上。〕

伯娘 喜才，我正要说你哪！事情还没弄清楚，你就东一瓢冷水，西一阵冷风的，叫青年们还怎么干下去嘛！

亚滔 你对人家知识青年什么态度？

黄喜才 什么态度？噢，他们拿队里的财产乱糟蹋，还不准社员说话啦！

韦春松 谁不准你说话啦？

黄喜才 老队长！

韦春松 喜才，刚才党小组研究了一下，决定在事情没搞清楚以前，猪场暂时停止喂加了打虫藤的发酵饲料。

黄喜才 哎，你们听听，老队长多重视社员的意见哪！春松大哥，这养猪场可是生产队的“小银行”，你倒放心交给这些妹子们，依我看，趁早把饲养员都换成老手吧！

李敏 （在窗内）好吧，好吧，我发表声明，从现在起我

不当饲养员啦！

〔伯娘上。

李凯娘 小敏！

韦春松 喜才，你这个意见我可不能同意！知识青年不但不能离开养猪场，发酵饲料和打虫藤还要继续试验！

黄喜才 还要试验？

韦春松 对，喜才，谁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干呢？我们也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哪样本事不是练出来的？实践出真知嘛！再说，这事也不能怪孩子们，打虫藤是我支持他们加的！

黄喜才 噢！我还以为是这帮小青年在瞎胡闹呢，原来你这胡子一大把的人也支持他们这么干！唉！难怪人家说：“这帮妹仔敢这么狂，就是因为有老队长给她们撑腰！”再这么闹下去，猪场就听不见猪叫罗！

亚滔 这话谁说的？

黄喜才 ……反正有人说！人家还说呢，这帮知识青年要是不走，更倒霉的事还在后头呢。

韦春松 喜才，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唱的是哪家腔？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他们按照毛主席指的路走，做得对，我为什么不该给他们撑腰？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可不能因为一头猪闹得转了向！

黄喜才 这种猪……二八一六，五八四十，两百来块呀！队里受损失，年底分红我家的收入就要减少，我……我有意见！（下）

亚 滂 这个人眼睛里就只看见钱！

小 蒙 腰里老挂个小算盘！

韦春松 别光听算盘打得响，还不知是谁给他拨的子呢？为什么偏偏在扩大猪场的时候出了这么个事，我看这事不简单！你们先回去吃饭吧，回头我们好好分析分析。

〔亚滂、小蒙下。李凯进屋。

韦春松 （自语地）“这帮知识青年不走，更倒霉的事还在后头”。（看瓜叶包）风头不小啊！

〔李凯出。

〔伯娘自屋内出。

伯 娘 他们都走了？

韦春松 嗯。

伯 娘 李凯，走，上伯娘家吃饭去。

李 凯 伯娘，我不饿。

〔李凯坐在小溪边沉思。

伯 娘 唉！今天这事也真够难为孩子们了！

韦春松 （递行李包给伯娘）你先去吃饭吧，我……（指李凯，递竹筒与瓜叶包给伯娘）把这个给我收好！

（示意伯娘走）

伯娘 今天怎么出这么个事呢？……（下）

韦春松 李凯，你在想什么？

李凯 大伯，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贫下中农。

韦春松 你的心思我明白。

李凯 我一直在想：喜才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是背后有人煽动？前天我们追问他，不完成国家收购药材的任务，怎么找的门路把田七高价卖掉？他就是不肯说。

韦春松 嗯，没有人拉线，喜才是没那么大本事的。

李凯 自从我们批判了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以后，他对我们知识青年更不满了。

韦春松 一块石头丢进水，总会掀起些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个新生事物，是同剥削阶级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大革命，社会上各种人都会有不同的反映，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啊！

李凯 （激动地）嗯！

韦春松 李凯，你是团支部书记，遇事要沉住气，多动动脑筋！

李凯 今天这事是很奇怪，长白猪这几天没闹什么病，为什么突然就死了呢？

韦春松 这打虫藤的份量……

李凯 我是按你说的份量加的。也许打虫藤加到发酵饲料里会起化学变化？

韦春松 ……我看还要再做一次试验！

李凯 可是猪场已经停止喂加了打虫藤的饲料了！

〔春松决然地提起潲桶欲下。

李凯 大伯，你干什么？

韦春松 把它给我家的猪喂喂看。

李凯 大伯，这可不行！

韦春松 不要怕，我们边喂边观察，看看猪吃了打虫藤到底有什么反应。

李凯 可你家的猪都快出栏了！

韦春松 李凯，搞科学实验嘛，就要胆大心细，为了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必须这样做！给我。

李凯 大伯……

韦春松 给我！

〔李凯递潲桶给春松，春松下。

李凯 （凝视大伯的身影）大伯！

李凯 小敏，小敏！给猪栏消毒去！（李敏扛锄头出）你拿锄头干什么？

李敏 开山造田去！

李凯 你这是闹什么情绪！

李敏 在哪儿不是一样干革命，干嘛要在猪场受气！

李凯 站住！就你这个情绪能造好田？拿来！（夺过锄头）

李敏 我就是想不通，我们又不是存心害死猪，他干嘛说那么难听的话！

李 凯 这是个别人的意见，贫下中农是支持我们的，再说这么好的一头种猪死了，谁不心疼呢？

李 敏 我还不是心疼，为了长白猪不知操了多少心，上次它病了，还不是我们守了它一天一夜，又打针又喂药的！……真没想到干得好好的，出了这么个事！

李 凯 你呀，只想着个人的委屈。你知道吗？为了把事弄清楚，老队长拿加了打虫藤的发酵饲料去喂自己家的猪了。

李 敏 啊？！

李 凯 你想想，老队长为什么能一心为公，迎着困难上，而我们却做不到呢？小敏，现在可是关键时刻，我们要经得住考验哪！……走吧！先给猪栏消毒去！

李 敏 ……

李 凯 走哇！

李 敏 可我刚才已经发表声明，不当饲养员啦！

李 凯 噢，你今年已经十七岁了，还要什么孩子脾气！走！
〔李敏与李凯抬石灰下。

〔黄喜才到溪边挑水，伯娘提竹蓝上。

伯 娘 小敏！（见喜才）噢，是喜才啊，今天晚上夜校上课。

黄喜才 噢！（下）

伯 娘 小敏！李凯！这姐妹俩上哪去了？……
〔李敏拿扁担上。

伯 娘 小敏，快来吃点热棕粑！

李 敏 伯娘，我什么也不想吃！

伯 娘 孩子，身子正不怕影子斜，有贫下中农做主，事情会弄清楚的，可不能不吃东西啊！

〔李凯上。〕

李 敏 姐姐，你看伯娘又给我们送棕粑来啦！

李 凯 伯娘，你经常送好吃的来，这……

伯 娘 快拿着。

李 凯 （拿了两个）伯娘，这够我们吃的了，篮子里的你拿回去吧！

伯 娘 你们听我说，这一篮棕粑可不是我一家的。二婶家是大肉粽，三伯娘家是苏木灰水粽，水生妈家是花生绿豆粽，阿婆家是猪脚粽。大家都说，好歹一定要你们尝尝！

李 凯 我们哪吃得这么多呀？

伯 娘 留着慢慢吃嘛。李凯，你下来两年还不知道我们壮家的规矩吗？送来了，就得收下；不收下，就是见外，懂吗？

李 凯 伯娘！（接蓝交李敏）那就谢谢了。

李 敏 谢谢伯娘！

伯 娘 哎，这伯娘心里就高兴啦！你们俩快趁热进去吃吧。我还要给小蒙他们送去哪！

〔李凯、李敏拿篮子进屋。〕

〔伯娘下。〕